



诞辰110周年
百战上将 纪念周士第

在人们印象中，军人的手是握“枪杆子”的。殊不知，周士第还是一位激扬文字的“笔杆子”。即使在行军打仗中，他也手不释卷，笔不停挥，常常在空中轰炸机、地面机关枪的战斗间隙完成写作。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诗作和军事论文为一个时代留下了珍贵的历史印记和重要的军事思想资源。

文韬武略写春秋

文/海南日报记者 高虹 实习生 蔡梦何



周士第(右一)与夫人张剑、女儿周博雅、儿子周坚在晋中。

儿子眼中的将军父亲 父亲一生 谨慎小心

本报记者 高虹 实习生 蔡梦何

周士第的老战友们总是说，三个儿子中，长子周坚最像他。周坚当过兵，当过建筑工人，退休前曾任著名的北京华远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书记。

在周坚眼里父亲是个很低调的人：“父亲一生谨慎小心，他不喜欢讲自己的事，比如别人问到独立团的事儿，他只向人介绍叶挺，很少提到自己。”

“母亲跟我说过，从1950年代进城以后，父亲除了办公室以外，基本上不去任何一个人的家，不串门。他只参加集体活动，比如学苏联跳舞，父亲倒是挺坚持的。”在周坚记忆中，有人到家里来看过父亲，但父亲从来不去看人家。

周坚说，父亲的谨慎还表现在对住房的固执上。1950年，周士第一家人从西南到了北京以后就没搬过家，他们在这所原属于防空军的住处已经住了60年。周坚听母亲说，当初职务调整时，给父亲换房子，但父亲坚决不搬。最后就是他分到哪儿，这房子就跟着他归属哪里管，这些年这房子就不断地转移产权。

“在我印象里，我们家的房子在1964年才第一次大修。”周坚听母亲说过，肖劲光到周家来做客，曾受到两大“刺激”。一次，肖劲光一坐到家里的老旧沙发上，沙发的弹簧把他给扎了；再一次，家里老房子四壁返潮得特别厉害，那时老房子还是卷纸的窗户、纸糊的顶棚。

“后来趁我父亲去广州休养，母亲才把沙发给换了，把房子给修了，也改了窗户。因为他在就不让修，他说挺好。”周坚回忆说。

有人曾对周坚提及，像你父亲这样经历比较丰富的人，在历次整风运动中都受过大的冲击，有个平安的晚年，应该算是很不错的了。“有时候我也琢磨这事，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父亲退休得早，1959年以后基本就脱离工作了，主要调养身体。”周坚说。

“我觉得，可能父亲心里想的就是，反正我知道我有‘污点’，我省点事儿，不搞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儿。”周坚所说的“污点”，指的是1928年周士第未请示党组织就去南洋治病一事。周坚说，尽管正式的组织结论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在过去的思维模式里，有那样的经历，不叫污点也是一块阴影吧，至少是让他更加言行谨慎的一道无影无形的警示，所以父亲的一生都非常小心谨慎。

“喝着万泉水长大的父亲，离开家乡后虽未回乡探亲，但他的心里一直怀念养育他成长的故园。”周坚还记得，1973年，海南岛遭遇18级强台风袭击，刚刚从文革迫害中舒了一口气的周士第，特意从北京寄回一封亲笔信和500元钱，给周家亲人修建家园。

虽然父亲已经逝世30余年，但父亲那双目炯炯如炬、魁伟英武的样貌身影，依然时常浮现在周坚眼前，仿佛他从不曾走远。

“戎马四十年，临阵何止千。敌人未灭尽，斗志更强坚。”这首题为《一个兵》的诗作，是1964年周士第为激励自己而写的。那时由于身体原因他已不再担任实际职务，却仍满怀革命豪情带病写作。他回顾过去的革命战斗经历，奋笔疾书，先后撰写了许多论文、文章、回忆录。

“这首诗是将军一生战斗的最好概括。”海南大学教授王春煜认为，在我国高级将领中，周士第是少有的文武双全。

若不报国誓不还

至今，广州黄埔军校陈列室还有一本周士第用过的书——清朝湘军名将胡林翼的《读史兵略》。书共六卷，线装毛边纸，内页手批圈圈点点，密密麻麻，少者数十字，多者千余字，分红黑两色墨水，均为蝇头行楷，让人看了钦叹不已。

少年时，周士第就喜欢激扬文字。当年，他愤然临别故乡北上时，曾在自家墙上题诗咏志：“男儿立志出乡关，若不报国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是青山。”这首诗借自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军事家西乡隆盛的《赠父诗》：“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何处不青山。”借这首诗，少年周士第向世人表达了自己的鸿鹄之志和铿锵誓言。来到广州，加入琼崖评论社后，他的思想越来越进步，文字越来越犀利。这一时期，他在《新琼崖评论》发表《琼崖的压迫阶级与被压迫阶级》《中山先生遗嘱指示我们的道路》等文章，受到关注。

令周士第抱憾的是，自己离开家乡后就没有再重返过。戎马倥偬，无暇顾及；在位工作时，又无法脱身；退休了，却又百病缠身难以渡海。此时，家乡就成了梦中常唤的一个名字。1963年，周士第在广州从化温泉疗养，当时的琼海县委领导姚俊山、何如伟曾特地登门拜访他，邀请他回家乡海南岛一行。然而，因病未能成行，他就此遗憾不已，他一口气写下《故乡》《故园》《海南岛》三首诗，以抒内心的思乡之情。“三面红旗照四方，五指山上放光芒。九曲江水流福利，六连岭花永芬芳。”在《故园》中，“九曲江”、“六连岭”等家乡山水皆入诗，表达了将军深深的思乡之情。王春煜说，这三首诗的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周士第将军对故乡深切的怀念。

1995年8月1日，夫人张剑遵照将军遗愿，携家人将将军骨灰送回家乡琼海埋葬。这位当年曾立志“若不报国誓不还”的海南之子，终于长眠在家乡的大地上。

题诗著文送战友

照片上的周士第，魁伟英武。诗文中的他，情感细腻，尤其对携手并肩的战友，那一份拳拳真情令人感叹不已。

早在叶挺独立团攻打武昌时，周士第与李硕勋就相识了。后来，李硕勋被派往国民革命军担任第二十五师师长，周士第是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团副。他们住得很近时常走动，大到部队建设和指挥作战，小到生活细节的互相照顾，两人几乎无话不谈。那时，周士第的第一任夫人翁祚昆远在海南

岛，李硕勋同赵君陶刚结婚不久。有时他们凑在一起吃饭，周士第最喜欢吃赵君陶烧的菜了。

1927年，军党委派周士第、李硕勋分别去香港、上海找中共上级党组织。两人在上海分别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1931年，李硕勋在周士第的家乡海南岛被敌人杀害。永失战友与兄弟，令周士第悲痛万分。1950年11月6日，他在北京亲笔写下《悼李硕勋同志》：“义举南昌，战赣粤南。分途找党，话别天心。白区工作，奋不顾身。牢狱不屈，遗书义深。公等鲜血，解放人民。忠心浩气，永耀不泯。遗志未竟，吾辈仔肩。革命必胜，公可安眠。”直至去世，赵君陶都一直保存着周士第的这首诗。

1939年11月，黄土岭战斗的胜利，使全国军民极为振奋。日军“名将之花”阿部规秀在战斗中被击毙，震惊了日本朝野。但是，黄土岭战斗也使周士第永远地失去了一位战友——白求恩大夫。从1938年起，白求恩曾4次来到第120师，前前后后工作了9个多月，周士第当时是第120师参谋长。他们在工作生活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为了抢救伤员，白求恩被伤骨刺破了左手手指，受到感染，不幸患了败血症逝世。

1964年5月，周士第写下《重读〈纪念白求恩〉》一文，悼念这位永不相忘的老战友。他在文章中回忆：“我们一块打游击，开设流动医院，白求恩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对同志极端热忱的精神，给全体指战员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口述军史传军魂

“我对周士第的文思激扬，富有军事谋略及书法才能钦佩有加。”周士第琼台母校的高级讲师叶风曾评价，周士第戎马倥偬，历经百战，每次大战役后，都要写总结性的军事论文，而他的写作常常就是在空中轰炸机、地面机关枪的战斗间隙完成的。他是一个能热情与冷峻，理性与感性结合得很好的军事谋略家，共留下几十万字的文卷。至今保留完好的《论平原游击战争的几个问题》《论陈庄战斗》《东征回忆》等，都是宝贵的军事思想资源。

据载，周士第共留下了54篇文章，其中诗词22首，文稿32篇。他这样论述“尖刀直插战术”——“插入是插进敌之纵深，打乱敌之部署，使敌之防御体系归于瓦解。切断是将相互连接之敌人分割开来，或切成几块，形成分散孤立状态，便于歼灭。同时可以断敌归路以收全歼之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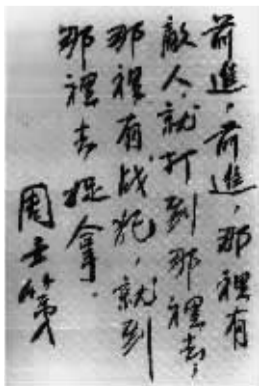
1979年4月，他的部分著述9篇、15.3万字，汇编成《周士第回忆录》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此时，周士第已沉痾缠身。

看到自己的著作出版，周士第深感欣慰。有史学家指出：“周士第写于各历史时期的文字，无疑是军史研究中极有价值之口述史。它为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为军史、党史研究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第一手材料。”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周士第将军诞辰已110周年，他那首气势磅礴的《红军东征》犹在耳边响起，“救国救民行东征，渡过黄河功告成。倭寇日夜胆悬吊，国贼时时刻刻心恐慌……”



周士第与肖劲光在兴县



周士第进军西北前夕的题词